

清末學海怪傑

辜鴻銘其人其事

●王培堯

清末民初學海怪傑辜鴻銘（一八五七—一九二九），清末學術界的怪傑，為南洋華僑，留英學生，畢生反洋，否定一切西洋文明。長期追隨湖廣總督張之洞（南皮），但卻不贊成張南皮的洋務運動，晚年從事寫作，曾將四書五經譯成英文，與林紓（琴南）、嚴復（幾道）同為清季三大翻譯家，是位把中國文化推向世界的重人物。

學精西歐兼通文理

辜鴻銘字湯生，又號立誠，別署漢濱讀易者，晚年自稱為「東西南北老人」（辜氏曾擬刻一圖章，印上一生的履歷，如：生在南洋，學在西洋，婚在東洋，仕在北洋），福建同安人，生於清咸豐七年（一八五七年）其先祖早年移居馬來西亞的

檳榔嶼，經商致富，至其曾祖父辜禮歡即創出名號，曾任馬來亞吉打之「甲必丹」（類 Coplan 長），當東印度公司英籍船長萊特（Flight）於乾隆五十一年（一七八六）七月與吉打蘇丹簽訂割讓檳榔嶼協約時，辜禮歡以證人身分在協約上簽署，為最早至檳榔嶼的華僑之一，擁有財產萬貫，富甲一方，辜禮歡去世後，子女都獲得豐厚的遺產，各自在政界或商場發展，各顯神通。

辜鴻銘的祖父辜龍也做了官，政績斐然。其父辜紫雲卻與父親背道而馳，仍是一介商人，在一座規模龐大的橡膠園當經理，表現優異，與英國業主伯朗相處甚歡，主從關係密切，時相往還，伯朗夫婦非常喜歡辜紫雲的次子辜鴻銘，由於辜鴻銘之母是個西洋人，所以辜鴻銘兒童時代，

身材較一般華僑兒童高壯，使他自然產生高人一等的優越感。

不久，伯朗夫婦帶著辜鴻銘回英，於是有機會在英國按部就班的完成小學、中學及大學教育。一八七七年春天，廿一歲的辜鴻銘通過繁難的拉丁文、希臘文、數學、形上學、道德哲學、自然哲學、修辭學一系列的科目考試，以優異的成績獲得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學位，隨後他到歐洲幾個國家留學。

他在德國柏林留學期間博覽群書，刻苦學習，首先以歌德「浮士德」為讀本，學語言文學，再學數理化，打好科學基礎，又用一年多時間，學完了莎士比亞三十本戲劇，還讀卡賴爾的「法國革命史」考入柏林工學院，四年畢業。

他又先後在巴黎、萊比錫、伯明翰等

地大學獲得十餘項學位，包括文理兩學科。他以哲學怪傑揚名，也是德國萊比錫大學土木工程博士。

廿四歲這年，辜鴻銘帶著數十張文憑返回馬來西亞家中。

倒著看報戲弄英人

辜鴻銘在巴黎時，經女房東介紹得識瓦德西（一八三二—一九〇四年，後來是進攻北京的八國聯軍統帥）。當時瓦德西是個流浪兒，沒有文化，希望投軍，要學點德文，就跪拜比他年輕的辜鴻銘為師。第一次共進午餐時，瓦德西狼吞虎嚥，一連吃了八個煎雞蛋，辜吃了三個，女房東吃了兩個，還吃了一些別的菜。瓦德西隨辜鴻銘讀德文、數學，有了相當知識，然後返德考入軍事學校。

還有一次在倫敦，他坐在汽車內疊著腿欣賞窗外美景，半路上來幾個年輕的洋人，對辜鴻銘的模樣評頭品足，很沒有教養。辜鴻銘不動聲色，從懷裡掏出一份報紙從容的看起來，那幾個洋人伸長脖子一看，一個個笑得前仰後俯，「看看這個大老土！連英文都不懂，還要看報！你們瞧，他把報紙都拿反了……」辜鴻銘讓他們

說足笑夠之後，懶洋洋地用流利純正的英語說道：「英文這玩意兒太簡單了，不倒過來看，還真是沒什麼意思！」使這些洋人大驚失色，一個個趁巴士靠站，紅著臉溜了下去。

拜訪馬建忠受啟示

辜鴻銘返回馬來西亞後，應聘前往新加坡海峽殖民地政府服務。殖民政府只注重他語文的才能，而他樂於就此稍作安頓，靜待時機的到來。不久，一位同事告訴他，新加坡第一流的海濱旅館住進了一個名人，名叫馬建忠，剛從法國學成回國路過此地。辜鴻銘在法國時，確實聽說過這個名字。馬家一門三傑，都很知名——兄長馬建勛和馬相伯都是李鴻章幕府的大紅人，其家族是中國典型的書香世家。馬建忠

本人生長在江南文風鼎盛的鎮江，自幼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濡染，精通國學，亦深諳法律，熟知經世之道。一八七六年（光緒二年），由清廷派遣赴巴黎大學深造，所著「鐵道論」、「借債以開鐵道說」深得中外有識者稱道。辜鴻銘覺得，若不與這樣一位殊途同歸的「正牌中國讀書人」相識，實在遺憾。於是，他抱著極大的興趣

和仰慕之心趨訪。

馬建忠對博大精深的祖國文化，多方誘導辜鴻銘窺其門徑，辜鴻銘悠然神往，不勝仰慕。同時馬建忠又指出祖國正在窮求進步，迎頭趕上西洋列強，對新學人才，需求迫切。辜鴻銘為精通洋務之人才，稀世之珍，何不將所學貢獻給危難中的國家與同胞。一番交談，改變了辜鴻銘的一生。

一連三日他與馬建忠長談，深受感動，談話的第四天，他便返回檳榔嶼，立誓今生今世不做「假洋鬼子」，要做一個真正的中國人。

棄盡洋味做中國人

辜鴻銘做中國人的第一步，便是扔掉所有的西裝、皮鞋和洋帽，換上一身道地的長袍馬褂，說中國話，吃中國飯，進而在學識上整理、收集線裝書，潛心研讀經史子集。一年之後，他不僅在國學上突飛猛進，而且蓄意留起長髮，扎了一條辮子，並戴上了瓜皮帽，一副典型的中國學究形象。從此，辮子成了他一生的隨身寶貝，甚而鼎革以後，北京城內辮子幾乎絕跡，而他獨成一大奇觀：一個身材高大，深

眼睛、高鼻樑、紅褐頭髮，酷似洋人的半百老叟，穿著大袖方馬褂，戴著紅頂瓜皮帽，扎了褲腳，腦後拖了條大辮子，昂首挺胸地坐在黃包車上周遊全城，連那車夫也拖了一條引人注目的「豬尾巴」。警察以奇裝異服將二人抓去問話，看熱鬧的人眼睛還未來得及眨一眨，兩人又毫髮無損地走了出來，坐上、拉起黃包車揚長而去。

辜鴻銘對那些提出「廢除官服、剪掉辮子」是救國救民當務之急的革新派說過：「中國之存亡，在德不在辦，辦之除與不除，原無大出入焉。」他就是這樣一個怪人。

任湖廣總督的師爺

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二年（光緒七年）之交，一支英國探險家途經檳城，準備進入中國內陸，辜鴻銘被僱為翻譯，隨隊到了廣州，投入他嚮往已久的祖國。經過一番遊歷，他決定留住香港，不再返回馬來半島。他認為香港有純粹的中國生活方式，又可注意國外局勢。在香港他苦讀了四年古籍，使他對於四書五經以及禮制典籍，已能直窺堂奧了。

一八八五年（光緒十一年），辜鴻銘報效祖國施展才華的機會到了。他獲兩湖總督張之洞的幕僚楊汝樹大力荐介，受到張之洞聘請，展開二十餘年的「師爺」生涯。

他做師爺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一口氣訂了三十多份外國報紙，五百餘種各國雜誌，以便為主子採擷新知，洞悉世局。張之洞的親信、兩湖書院院長梁鼎芬對辜的行爲表示懷疑，一個人的腦袋怎能塞進那麼多東西？後來，梁鼎芬在一次求見張之洞時，於窗外見到了驚人的情景，辜鴻銘滔滔不絕地正為張剖析世局，廣徵博引，縱橫古今，張之洞如聞綸音，正襟危坐，凝神注目，一直聽三個小時。從此，辜鴻銘的見多識廣名震張府，博得幕僚們敬佩，張則稱譽他「經綸滿腹，的確是傑出人才」。

辜鴻銘此時的主要工作是翻譯（洋文秘書），還兼稅務督辦。

一般認為辜鴻銘似乎是個學究，不會辦事。其實不是這樣，或不完全是這樣。例如張之洞籌辦漢陽兵工廠，有人介紹一個英國商人，冒充內行。辜鴻銘一了解，就將他打發走，另換內行的人。張之洞的

洋務新政，辜替他作通盤設計。後來張保舉辜任上海黃浦江浚治局督辦，辜曾查出洋人在挖泥工費方面舞弊，追回十六萬餘兩銀子。德國人在江陰江面鑿沉一艘中國貨船，他替船主折衝，獲賠償損失。黃浦江浚治工作當時在他領導下是圓滿結束。

辜鴻銘辦事更是著名的廉潔。黃浦江浚治局中某洋員虧蝕巨金，事將揭發，荷蘭利濟公司某洋人攜帶鉅額夜訪辜鴻銘，要求辜鴻銘暗中幫忙，被辜鴻銘嚴厲拒絕，終於揭發和糾正了積弊。有一次張之洞派辜鴻銘到德華銀行試探借外債，辜臨走時留下一個名刺，上面寫道：「我來議借款，成不索回扣，以此刺為證。後有不信，持此控我。」

痛切言詞鞭撻時弊

辜鴻銘還辦過外交，由庚子到辛亥共十年（一九〇〇—一九一一）。先是作為張之洞的代表同各國駐滬領事打交道，後來奉派到李鴻章和慶王奕劻身邊做顧問，一九〇八年他經張之洞推薦任外務部員外郎，旋升左丞相（相當於今日外交部部長助理）。此外，他用外文寫一系列文章，刊登外國報刊，從輿論上批評列強，為中

中國說話，產生不少影響。辛亥革命後，他退居民間，仍寫文章評論國際事務。

從馬來西亞回到香港到做張之洞幕僚以來，辜鴻銘從事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——將『論語』、『中庸』等儒學巨帙譯成英文，介紹給國外，做「文化輸出」工作。他作為一名朝廷命官，還寫過一篇洋洋大觀的奏章，在第一次應詔條陳時事時，向朝廷建言：

一、中國士大夫不知西洋是亂政之所由來，徒然慕其奢靡，以致朝野一致倡言行西法，興新政，一國若狂。

二、政治之所以不得其平，不患無新法，而患不守法。

三、朝廷行內政則不守舊法，辦外交又無定章可守。……

辜鴻銘集他回國二十年觀察與認識，以痛切的言詞鞭撻時弊，申明自己的主張，提出了一項自上而下的救國方案。可惜，他那顆赤誠之心以及那些長篇奏章，被清廷束之高閣了。

庚子議和位居要角

一九〇〇年八月，八國聯軍攻佔北京，當時的聯軍統帥就是瓦德西。瓦德西稱

：「我們要有理性，化干戈為玉帛；不要沒理性，貪心不足蛇吞象。要知，中國和印度不同，中國人民是有禮教的人民，世界上沒有能統治中國人民的國家。別看我們一時僥倖得手，闖入北京。等中國勤王之師雲集都下，那時，我們八國聯軍都被切成碎肉，也不夠中國軍隊一頓飽餐。」這一席話，也獲得同夥們的同意。

當時，國家興亡，危機四伏。辜鴻銘向張之洞提出東南獨立計劃，暫作緩衝；適兩江總督劉坤一星夜趕來，會商和戰大計，遂由張之洞、劉坤一聯合簽署五省獨立宣言（辜擬稿），使東南半壁江山保持安定。

旋聞在西安的慈禧和光緒派慶王奕劻及李鴻章為議和大臣，辦理外交事宜。張之洞乃保送辜鴻銘去北京，襄贊兩人。

辜鴻銘進京後，逕投李鴻章府第，李見薦函大為高興，任辜為外務部員外郎，並詢主張。

辜問：瓦德西晉見慶王時態度如何？李稱：名為專誠拜謁，態度傲慢，行威逼、恫嚇之實。問題及條款尚未談，瓦某拍案、瞪眼、大喊大叫，命慶王快寫降表；否則，要把北京燒光、殺光。瓦德西簡直

是一頭野獸，比其他各國公使、將軍都兇。辜還向李了解各國公使的要求和聯軍軍紀等情況。

李沉痛說：「各國都虎視眈眈，想瓜分中國，各嘗一鱗。他們所提要求太苛刻。王爺和兄弟無法應付，請鴻翁詳示和議全盤大計。」

辜答：「知己知彼，百戰不殆。」是一條鐵律，晚生在歐洲時和彼邦人士談起鴉片戰爭，歐洲國家不懼中國政府，怕的是林則徐那樣的疆吏，怕的是像廣東省那樣的人民。且聯軍各國互相敵視，矛盾重重，彼此存有矛盾，不可調解、無法團結。他們勾心鬥角，互相傾軋，我們才能找到開鎖的鑰匙——攻心戰術，假借德人之手，從聯軍內部瓦解聯軍，外交問題不難迎刃而解。

辜說：第一步，先降服瓦德西這隻野獸；然後，再借他的手，鬥敗其他聯軍頭目。晚生在法國留學時，和瓦德西在巴黎相處有四年之久，友誼深厚，他不敢在我面前無理。

李鴻章連連點頭說：好，好，就這麼辦。

李鴻章和辜鴻銘都改換了半新不舊的便服，步行街上，視察治安情況，隨行衛士也都穿便衣，散開隨行，慢慢的走進慶王府。

李鴻章對慶王說：「恭喜，恭喜，辜先生今日蒞臨都門，明日便可降伏野獸。辜的計劃是，明日在府中備一桌豐盛的中國筵席，請瓦德西晚餐，嚐嚐中國酒席風味。讓辜躲在屏風後暫不出頭露面。你沉住氣，聽他言語、動靜，要他越蠻橫越好，等他忘形謾罵時，辜先生再從屏風復出來降妖捉怪。」

辜鴻銘說服瓦德西

次日下午五時，瓦德西應邀到慶王府邸，李鴻章迴避。辜鴻銘按計劃藏身屏風後，落座，瓦德西對奕動出言不遜：「你們太后穢德彰聞，沒有資格代表你國人民；你是一個待決的囚犯，沒有資格和我講話。你們聽吩咐好了！」言畢，瓦德西站起身就要走。

這時，辜鴻銘從屏風後轉身出來，手指瓦德西說道：「瓦德西，你太無禮！你沒有資格代表你們光榮的凱撒。我馬上給德王陛下電報。」

瓦德西大吃一驚，趕忙招呼，連呼：「老友晚安。請原諒！請坐。」

三人重新坐下，都抽雪茄煙，辜鴻銘向瓦德西說：「請問你，中國現在處境和貴國以前相同否？」瓦德西點頭說：「相同，完全相同。」辜鴻銘又問：「那時，飛在貴國上空的惡鷹是那些國家？」瓦德西臉一紅說：「自從拿破侖侵略我國後，飛在敵國上空的惡鷹一直都是奧地利和法國的。」

接著辜鴻銘向瓦德西談起德皇威廉一世雄才大略，整軍經武，奮發圖強，敗奧地利、法蘭西，驅走惡鷹，又幫助意大利復國。並說：「興滅國，繼絕世，這是敵國幾千年來的傳統的禮教，也是貴國教化的目的，而不是後來所說的什麼德意志文化至上思想——德國人是天之驕子，他國人則是俎上肉。」

瓦德西敬聆教言，為往日在巴黎受業時所未聞，足證辜鴻銘道德學問，造詣極高，他說：「而我卻甘作聯軍統帥，欺壓中國，不能堅持真理，主張正義，違背了我的良心和誓言。」他站起身來堅決表示一定幫助貴國驅逐這些惡鷹。

辜鴻銘立起和瓦德西擁抱，慶王也立

起和瓦德西擁抱。

瓦德西又向慶王道歉，請求原諒適才的無理，並感謝老友對他的拯救。

賓主共進晚餐，坦率談話，瓦德西勿勿告別，臨行時又說：「我這就去下命令，整飭聯軍紀律。」

次日清晨，瓦德西來到辜鴻銘下榻處，表示：「我這隻麻雀決心和他們那些惡鷹拼了！」還請辜鴻銘多多給予指導。

辜鴻銘對他說：「請元帥先去拜見意大利公使，說明來意，請他同意並支持你的意見；然後，分頭去見奧、美、日公使，爭取同意和支持；而後和英、法公使鬥陣；最後再和那居心叵測、狡猾萬端的狐狸及野心狼——俄羅斯——公使戰鬥，這個艱巨的工作，全靠元帥鼎力而為了。」

瓦德西去後，辜鴻銘即見李鴻章，向李報告晚餐成功，「野獸」馴服，和議曙光在望，並告以和瓦德西的談話要點。李鴻章回答：「瓦德西不僅做到『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』，而且能作到『禹聞昌言則拜』，故能挺身而出，幫助我國，解決和議問題，何人能及？」

辜鴻銘與李鴻章又去慶王府邸。慶王問辜鴻銘：「我一見瓦德西，便為之股慄

。你為何一點也不怕他？」辜鴻銘說：「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站在我身後，我尚不懼。何懼瓦德西？」慶王奕劻又要辜鴻銘明白指陳和議大計，以免臨時倉皇。

辜鴻銘說：「如要割讓我國領土，瓜分中國，誓死和聯軍作戰，在所不惜，絕不可示弱，不能言和。如要索取巨額賠款，中國人擔負不了，他們必進而要求以中國海關、鐵路、礦山、郵政等作抵押品，並派員直接監督執行，把中國變成半殖民地，永無復興之可能，則堅決和聯軍戰鬥，絕不喪權辱國，不能言和。除此二者，我們當然樂於和聯軍議和。這是有關國家生死存亡的原則問題，是絕不能退讓的。」

第二天早晨，瓦德西又晤辜鴻銘，告以意、奧公使支持瓦德西的主張，惟俄人狡詐，提出七億兩百銀元賠款，還要偷偷摸摸獨霸東三省。英、法、日也甘充俄使爪牙，大索賠款。美使意見和瓦德西相同，不能向中國要求大筆賠款。

辜鴻銘去探望病中的李鴻章，告知：「中堂精通圍棋，何昧於外交？圍棋無眼，全盤皆輸。今聯軍八國，已有五國反對

（索賠七億兩），只有三國支持，我們怎會輸棋！」

後來，瓦德西又向辜鴻銘談及未來的談判是樂觀的，卻擔心全權大臣李鴻章的親俄投降政策。辜鴻銘對李曉以義理，打破了李鴻章對俄國的幻想。

辜鴻銘與瓦德西周旋期間，傅彩雲（即洪鈞夫人賽金花）曾來辜寓，探問和議消息，並暢談個人意見，使辜鴻銘有時自覺比不上她。

賽金花傅彩雲曾警告瓦德西，叫瓦德西另外準備一套對付市僧的話，要把莫里哀諷刺喜劇技術掌握在手，才能叫魔鬼露出原形。傅彩雲告訴瓦德西：「退八進四，還是退四進八？何榮何辱，要憑總帥自己選擇了。」

說罷，下棋。瓦德西和辜鴻銘都被傅彩雲殺敗了。

和議幾經周折，歷數月之久，終於締約，賠款白銀四億五千萬兩。瓦德西於一九〇一年六月返德。辜鴻銘升外務部左丞。

妙喻「一夫多妻制」

辜鴻銘對於女人的看法與眾不同，他

主張一夫多妻制，他有一妻一妾，還要時常逛妓院，但他逛妓院志不在嫖，而為尋三寸金蓮，他認為女人腳美就是美人。因此對女人小腳，特具嗜好，尤喜嗅小腳的臭味，每一嗅及，輒文思勃興，他嘗戲言那是一貼「興奮劑」。他曾以七字訣妙語，傳聞士林，他說：「小腳女士，神秘美妙，講究的是瘦、小、尖、彎、香、軟、正七字訣；婦人肉香，腳惟一也，前代纏足，實非虛政。」又說：「女人之美，美在小足，小足之美，美在其臭，食品中其臭豆腐、臭蛋之風味，差堪比擬。」所以他寫文章時，偶而文思枯竭，只要把元配夫人淑姑的三寸金蓮捏捏嗅嗅，頃刻之間，靈感泉湧，下筆千言，倚馬可待。

他又把日本籍的如夫人蓉子視為「安眠劑」。因他沒有這位如夫人，便寢不安席，一夜不在身邊，便輾轉不能入睡，通宵失眠。

所以辜鴻銘主張多妻多妾，他說：「這有什麼稀奇！男人好比茶壺，女人好比茶杯，一個茶壺配上幾只茶杯，不是中西同理，很自然的事嗎？」

又有一次在北京大飯店宴會上，有一英籍貴婦向他說：「聽說你一向主張男人

可以置妾，照理來說，女人也可以多招夫婿了。」辜鴻銘卻大搖其頭，期期以為不可：「不行不行！論情不合，說理不通，對事有悖，於法不容！」那位婦人正要提出質詢，他接著反問：「夫人代步是用洋車？還是汽車？」英籍婦人以為他另有問題提出，便據實答以：「汽車。」他不慌不忙地說：「汽車有四只輪胎，府上備有幾付打氣筒？」此語一出，哄堂大笑，那位貴婦則啼笑皆非。

民國後倡行一夫一妻制，多妻蓄妾者被指為落伍。辜鴻銘不同意。他說：「古人造字早有意義：妾者，立女也，當男人疲倦之時，有女立其旁，以作扶手之用也；故男子不可無立女，尤不可無作扶手之立女也。」

辜鴻銘的這些妙語傳誦一時。不料以後連帶發生一個引伸的譬喻。陸小曼同徐志摩結婚後，她怕徐志摩再同別人談戀愛，所以對徐志摩說：「志摩！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壺的譬喻來作藉口，你要知道，你不是我的茶壺，乃是我的牙刷，茶壺可以公開用，牙刷是不能公開用的！」

有關清廷的幾件事

辜鴻銘因愛中國而忠於清廷。因愛中國誓死維護傳統禮教，他於清廷的忠心和他的主子張之洞同樣有名，他寫過一篇極著名的文章「尊王篇」。

「戊戌」政變後，外國公使普遍對慈禧產生反感，義和團之亂，更認為是慈禧縱容的。因而，有意強迫她退位。這時辜鴻銘和張之洞，雙雙登場為慈禧辯護。張擬電文致上海美國總領事，辜鴻銘寫了一系列英文專論寄到日本郵報發表，還寫了「尊王篇釋疑解惑論」反駁康有為攻擊慈禧的文字。

竊國大盜袁世凱以兵權在握，取代孫中山先生做了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，令辜鴻銘氣憤不已。袁世凱是他平生最瞧不起的「賤種」。即使如此，他在國會成立時，以前朝遺老及著名學者的身分被選為議員，他竟也同意做議員。依辜鴻銘的想法，是可以在新政府中發揮牽制作用，也能抓住時機多給袁世凱難堪。

每一次國會開會，只要袁世凱在場，辜鴻銘一定是冷嘲熱諷。會開完領到白花三百塊大洋出席費，便扯著大嗓門挖苦說：「我老辜又有了逛胡同的本錢了！」說完便揣起錢，提著長袍，大搖大擺地坐

上黃包車，直奔北京李鐵拐斜街「逛窯子」去了。除此以外，還用文章加以討伐，他引「好鐵不打釘，好男不當兵」的俗語來諷刺袁的軍人出身，並在《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》這本英文著作中痛揭袁世凱的瘡疤：「袁世凱的行為，連盜跖賊徒都不如。袁世凱原奉命出扶清室，既出，乃除忠棄義，投降革命黨，百般狡詐，使士兵失了忠君之心，然後擁兵自用，成為民國總統。……袁世凱不但毀棄中國民族之忠義觀念，並且毀棄了中國文明。」

北大教書審洋教授

辜鴻銘於一九一〇年出任南洋公學校長，辛亥革命，民國肇興，辜氏依然表示效忠滿清，辭去校長職務，閉戶著述。一九一三年受聘五國銀行團為翻譯員，一九一七年參與張勳的復辟事件，段祺瑞馬廠誓師，復辟失敗，辜鴻銘對滿清皇朝，心灰意冷，專心一意從事教學與著作。

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，請辜鴻銘任英文研究所主任，主授「英詩」課程。他以舊派遺老的姿態與激進的新派人物作對。但他的「英詩」是全校最吸引學生的

課程，除了因他學貫中西的博識和諧趣外，他的裝束和作風太引人注目了。講翻譯，他由譯而念而唱，講到得意處，忽然韻味十足地唱起馬來歌謠，或從長袍裡掏出幾顆花生或糖果大吃大嚼。每逢新生上課，他第一件事是：「我先和你們約法三章，受得了的，就來上我的課，受不了的，趁早退出，悉從尊便。第一，我進教室的時候你們要站起來，下了課，我先出去，你們才能出。第二，要背的書，你們一定要背，如果背不出，就請一直站到下課為止。各位都聽清楚了吧？」

某日，有位新聘來的英國教授，走進休息室中，看見一位帶大墨晶眼鏡，拖著一條辮子的老人，土頭土腦，坐在沙發上，英國教授覺得奇怪，休息時用手指著辜鴻銘，用生硬的中國話問在休息室的校役：「這個老頭子是誰？」校役附著他的耳朵低聲說：「辜教授。」英國教授笑了一笑，用好奇的眼光看著他，顯然是笑那舉世無匹的辮子。辜鴻銘此時用英語問那英國教授的姓名，教那一學科。英國教授告訴辜鴻銘自己是教文學，辜鴻銘就用拉丁文與他談話，英國教授應對不了，辜鴻銘低下頭去，眼光從墨晶眼鏡上邊看看他說

：「你教西洋文學，如何拉丁文如此隔膜？」「洋教授大窘，以後從旁打聽，原來那個土老頭就是聞名中外的辜鴻銘（Mr. H. H. Mun）」。

還有一次是北大開文科教授會討論功課，名人紛紛發言，蔡元培校長也站起來預備說話，辜鴻銘立即大聲說：「現在請大家聽校長的吩咐！」這是他原來的語氣，一副重視倫理的樣子。又有一次是在五四運動時，一九一九年六月五日以後，北大教授在紅樓第二層臨街的一間教室裡開臨時會議，會議重點是挽留蔡校長，各人照例說了好些話，反正對於挽留是沒什麼異議的，問題只是怎麼辦。打電報呢？還是派代表南下。辜鴻銘也走上講台，贊成挽留校長，卻有他自己特別理由，他說道：「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，所以非挽留不可。」把校長比喻為皇帝，引得眾人哄堂大笑。

妙論孔學洋人拜服

有一次，北京數位著名學者聯合做東，講法國漢學家戴彌微去砂鍋居吃白肉，辜鴻銘坐在戴的左邊，右邊是徐曄。正當法國人吃得津津有味時，辜鴻銘忽然伸手

在戴彌微肩上一拍，一本正經地說：「先生，你得小心一點！」戴彌微冷不防嚇了一大跳，緊張地問：「為什麼？有什麼地方不對了？」辜鴻銘戲謔的笑著告訴他：「正是地方不對了！因為你坐在辜瘋子和徐顛子之間！」眾人一聽大笑，老辜也十分得意。

又有一次，辜鴻銘應外國友人的宴飲，來賓中只有他是華人，於是大家便推請他坐首席。坐定後大家談論中西文化，席間有人問他：「孔子之教，究竟好在那裡？」辜鴻銘答以：「剛才諸君互相推讓，不肯上坐，這就是行孔子之教。假如行今日西洋物競天擇之教，以優勝劣敗為主旨，則今天這一席酒菜勢必要等到大家競爭一番，俟勝敗決定才能定坐，才能動筷子了。」他這妙論一出，引得坐客捧腹不已。

一九二八年四月卅日，辜鴻銘病逝在前來探望他的兩個學生的懷裡，享年七十二歲，宣統帝曾從辜氏習西文，辜氏逝於北平時，宣統皇帝派員致祭，賜諡為「唐公」。（參採邵鏡人著：「同光風雲錄」，中外雜誌二九三期程光裕撰「怪傑辜鴻銘」）。